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第十三回 釋三寇火燒清雲寨 賀美號簪花靈隱寺

上回書說到：夜深清雲寨，徐源、邵甫被困大廳前，猛英雄叱海金牛聽見鑼聲響亮，亮出降魔杵，闖進山寨。把守這頭道寨門的是兩個頭目，水上漂劉成、一文錢不沉底兒劉順，他們倆從獅子寨到了清雲寨，把太湖的事情全報告給羅燄光，因此派他們倆把守頭道寨門。由於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大寨出賞酒宴，他們都在山寨間飲酒。聽鑼聲一響，五十多人各持刀槍，把猛英雄圍在中間。猛英雄大喝一聲，猶如虎蕩羊群，大杵一擺，撲撲，橫躺豎臥，就死了七、八個。兵丁往上圍，連砸帶紮，又是七、八個。劉成、劉順一商量，劉順拿著刀順著寨門轉到俊於恒的身後去了。劉成高聲喊叫：「別打啦！」嘍兵往兩旁一閃，俊於恒一掄杵：「好小子，敢欺負老牛。」劉成蹦到切近，用刀一指：「猛漢，你從哪來呀？」「我從那邊來呀。」「你怎麼來的？」「走著來的。」劉成一聽真生氣：「廢話！」俊於恒也說：「廢話。」其實，劉成是引於恒的注意力，只見劉順驚駭地往於恒身後邊湊。越湊越近，欲來個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算無常死不知，刷——捧刀照定於恒後背就紮，就聽俊於恒猛然一聲喝喊，一轉身，用大杵照著劉順的腦袋掄圓了就是一杵。啪嚓！腦漿崩裂，嘩的一下兵丁就亂了。「這傻東西有後眼，劉頭目叫他給砸死啦！」於恒打仗並不傻，他心裡琢磨：這小子為什麼淨說話不動手哇？又見劉成的眼睛總往自己身後看，便想：喲，莫非後邊有人要宰我呀？左眼睛微微往後一瞧：嘿！好小子真來啦！所以才把劉順砸死。劉成一看，這才明白，在太湖鍾山獅子寨碰見的就是這個傻小子。「好猛漢，殺我胞弟，哪裡走！」舉刀就砍。於恒也顧不得念叨啦，「嘿！」大杵一撩，劉成的刀就飛啦，他抹頭就跑，猛英雄往前趕步，「喚虎出洞」，大杵對準劉成後心就紮，「撲哧」一下，劉成喪命。嘍兵一見撒腿就跑：「好厲害，山精大野獸！」傻小子在後頭也喊：「別跑啦！」一直奔二寨門追去。於恒手持降魔杵追打著喊道：「好小子，竟敢欺負我們家的孩子，三兒、四兒，別害怕，老牛來啦。」撞到人群之間，不亞如鑄鋼金剛，鐵打羅漢。徐源、邵甫一看牛兒小子來啦，精神倍長。三寨主分水忽律衝彭伯言一見分水狼牙鑼，飛身過來，用鑼一指：「猛漢大膽！」一舉雙鑼，蓋頂就劈。俊於恒一抱降魔杵：「再來點，再來點。」「喇」！鑼就到啦。於恒猛的往上一撩：「再來點兒吧。」「當」，把雙鑼打飛了。彭伯言抹頭一跑，俊於恒回手橫杵一掄，正打在後背之上，「嘍」一聲，硬把彭伯言給砸了個跟頭，他鯉魚打挺「噌」的一下騰身而起，嚇得臉色蠟白。「好厲害！」有兵丁把狼牙鑼撿回，交給彭伯言。何豹一測托天叉，「嘩楞楞」，帶著不少人圍上於恒，又是一場鏖戰。

這時候，前後就有兩個更次，四鼓都過了，大廳前鑼聲響得更緊啦，喊殺的聲音更高了。羅烈一看，來的這幾個人當中最凶的就是牛兒小子，大杵掄開，逢著死撞著亡，如在無人之境。他把彭伯言叫過來低聲囑咐：「賢弟，你趕緊如此這般去做，只要這個傻大個兒一死，諒那兩個小輩就好對付了。」彭伯言點頭：「兄長說得對，我也是當事者迷。」說著他把狼牙鑼一擺，闖進重圍，高聲喊叫：「猛漢，敢隨你家寨主爺，到寬敞地方一戰嗎？」

俊於恒殺紅眼啦：「龜兒子混蛋哪，上哪裡都行啊！」「好，隨我來。」兵丁一閃，彭伯言在前，俊於恒在後就往東啦。徐源、邵甫現在累壞了，可還是奮勇作戰，看見傻小子被人調開，就知道要壞。立即喊嚷：「傻爺們兒，別上當啊！就在這裡打吧。」猛英雄連頭都不回，就追下去了。彭衝明白！叫他追上，自己就活不了！他順著東配房的北山牆，穿過一個月亮門兒，原來東院是個大花園兒，真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春之草，桃紅李白芬芳，綠柳青竹搖曳，濃香吐蕊，爭奇鬥豔。真的，羅烈要不了盜國寶的欽犯窩藏山中，何至於山破勢敗？彭伯言跑到一片假山石的旁邊，墊步擰腰，「噌」的一下躡出一丈五去。可傻小子不會躡，往前一邁步，壞了，這裡有個陷坑！一丈見方，上邊用竹竿架住，和平地一樣，當中一個井口，這口兒上有根鐵棍，用木板架在上面，也偽裝好了，如果蹬上，這木板在鐵棍軸上一滾，把人漏下去，然後恢復原狀。傻小子哪裡懂得？咕嚕！——他就漏進陷坑裡了。彭伯言過來，這井口兩邊有個鐵插管，他把這插管一插，於恒想出來勢比登天，彭伯言轉身走啦。這個陷坑有一丈五、六尺深，裡邊墊著乾石灰細麵兒。俊於恒掉下來先扔杵，然後一抱腦袋。咚——砸下去的乾石灰面兒就起來啦，滾了他一身，又把眼睛給噙啦。等了一會兒，石灰面兒落下來。他一流眼淚，慢慢地將雌雄眼睜開了。雖說眼睛辣辣的，但到底能看啦，站起來把杵抄起，臉衝上喊：「好小子，我中了你的奸計！有本事讓我出去，咱明著乾！」傻小子喊一通又一通，就是沒人來。於恒發怒了，把大杵一掄，在裡邊一通砸，「撲通撲通」，木板掉下來，上邊兒有人說話：「猛漢。」

「我叫牛兒小子。」「噢，牛兒小子。」「幹什麼？」「你願意出來嗎？」

「願意，這裡邊很難受的。」「那好，我給你拿個梯子來，你順著梯子不就爬上來了嘛。」上邊說著，順下一個梯子來。猛英雄脫了大難。

你猜搭救於恒的是何人？原來是位老俠，七十多歲，家住雲南孤兒山下黑熊鎮，在鎮東口開了一個客店，叫黔南客棧，他姓王單字名鳳，江湖人稱天靈俠。老俠一生不娶，貪練武功。有個弟弟，夫妻相繼去世，留下一個女兒名喚素蘭，被老俠收養在家，從五歲上就跟老俠學習文武兩課。今年十九歲，長得又俊，功夫又好，也能操持店務。羅烈他們去鐵善寺，有時候就住在店中，和王鳳不錯。老俠這次到杭州遊玩，才想來揚州清雲寨，本打算看看就走，羅烈執意挽留，盛情難卻，這才提出來：「你一定叫我多住幾天也可以，給我找個最幽雅最僻靜的地方，派一個人侍奉我，你們哥兒幾個也不用總在身邊陪同，我獨自遊玩。要能這樣，我就多住幾天。」羅烈答應了，並且在東花園，竹林深處的翠雲閣款待王鳳。今天的事，老俠早有耳聞，自從韓寶、吳志廣一來，老俠暗中偷聽竊看，已經知道事情的原委。大廳前鑼聲一響，老俠來到北房上，按屋脊往下看，彭伯言把於恒引到陷坑以後，老俠才來到這陷坑旁邊拔下鐵插管兒，摘下翻板，拿來梯子，猛英雄於恒這才上來。

俊於恒抬頭看天，東方發亮，「噠噠噠」直奔前廳。徐源、邵甫本來動手就擔著心哪，一看於恒來了，爺兒仨往外衝，何豹傳令兵丁往上圍。何豹過來問羅烈：「大哥，這小子勢如猛虎，應當怎麼辦？」羅烈也在問彭衝：「他怎麼出來啦？」彭伯言也莫名其妙。三個人商議，事已至此，調弓箭手把這不明來歷之人全都射死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竹城的頭目跑進來，氣喘吁吁，單腿打跪：「啟稟大寨主，現有聖手崑崙鎮東俠侯振遠，還有他的朋友童林童海川前來拜山，他們在竹城外恭候。」羅烈一聽，勃然大怒。命令頭目們率領兵丁把他們爺仨圍住，然後對何豹、彭衝說：「二弟、三弟隨我到外面會一會侯振遠、童海川。」

何豹、彭衝答應，帶領四個小寨主還有四十名兵卒直奔大寨門。來到船塢，登上大戰船，水手解纜繩撒跳板，船篙一點，「喇拉拉」衝風破浪，來到竹城裡，然後吩咐把千斤閘絞起來，船到山外。水面上一隻小船，一共有三個人，船頭站著侯振遠，左手按著劍把，右手捋著銀鬚。旁邊站著童海川，懷抱子母雞爪鴛鴦鉞，威風凜凜，船尾站著蠻子孔秀，另有三個水手。

原來侯老俠跟童海川等到陶大爺走了之後，一切事情托付給王爺跟北俠秋田，當晚又囑咐黃燦一定聽師伯秋老俠的安排。次日清晨告辭，弟兄倆奔清雲寨走下來。到了望潭莊，天已快亮，孔秀正從裡邊跑出來。「唔呀，師大爺，師父來啦。」侯二爺他們也出來了，彼此見禮，請到跨院。侯二爺把事情一說。最後道：「陶二爺帶著良兒跟九齡直到現在沒回來，傻兄弟還有徐源、邵甫又不知去向，我和陶大爺正著急，準備派人去尋找。」老俠侯振遠一擺手：「他們一定去了清雲寨，陶老英雄請店裡給僱只船，我帶海川立刻進山。」二爺侯杰立即找來悶棍手劉三，僱好船隻，爺兒三個登船，從水路直奔竹城。到了切近，上面有人喊：「幹什麼的？慢往前進，我們可要開弓放箭啦。」侯老俠抱拳回答：「兵卒聽真，我乃聖手崑崙鎮東俠侯振遠，帶著朋友童林前來拜見羅寨主，煩勞通稟。」「候著！」兵丁下城上船，到寨門下了船，才來報告。到現在羅烈的大船衝出來，海川知道，他們爺兒三個都是早鴨子，不會水呀，幸好大船離小船一丈多遠兒就停住了。羅烈在船頭躬身行禮：「對面小舟上敢是老俠客嗎？」侯老俠也作揖還禮：「面前就是羅大寨主吧，在下正是侯廷。」「啊，久仰閣下的盛名，羅某幼年就知道您是我們武林中的前輩，道高德重。怎麼

今天身帶利刃，來至草寨，不知何故？」侯振遠微然一笑：「羅寨主，老朽年逾八旬，隱居山東，閉門課徒，耕耘壟畝，樂老家桑。本期埋沒於山林，老死於戶牖，落個與人無侮，與世無爭，也算含笑地下啦。不想好友童林相邀於我，協助捉拿欽犯。今已訪知韓、吳二寇躲避在貴寶寨，昨遭小徒來山中暗視，一夜未歸特此前來詢問。」

羅烈聽了一陣狂笑：「哈哈，哼！想我清雲寨堅似金城湯池，固如鐵壁銅牆，不管他項長三頭，肩生六臂，如敢犯我山界，也叫他有去無回！老俠客明白嗎？」海川一聽勃然變色，侯老俠衝著他一搖頭，然後面對羅烈一笑：「好哇，大丈夫敢做敢當，果真欽犯落到貴山，老夫辦的是案子，不用說死幾個徒弟，只要侯某三寸氣在，也要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大寨主既然襟懷磊落，那麼韓寶、吳志廣一定在貴山住腳啦？」羅烈點頭：「侯老俠，他二人現在敵山不假，弟兄佔據此地，種地不納糧，打魚不納稅，專劫過往商賈，已是非法，何敢再容欽犯？實因你身旁的童林，他興一家武術，與我們鐵善寺無關，大不該揚言滅我們的山門，前在太湖殺我師弟袁德亮、韓大壽，要想捉拿欽犯，童林必須受死！」老俠侯振遠，鬚眉倒立，虎目含嗔，左手按劍把，右手一撩長衫，腳尖微點船板，「唻——」飛身上了大船，用手點指：「羅烈，老夫以你為綠林英雄，敵視國法如無物！難道侯某懼怕鐵善寺？不交欽犯，與案犯同罪，你還敢拒捕嗎？」三家寨主身後有四個小寨主，兩頭蛇高成、無腸公子高寶、金槍蝦葉德成、銀槍蝦葉德方，各操兵刃。現在一看翻臉啦，高成一壓刀：「三位寨主，某家不才，願斬侯廷之頭來獻。」「多加小心。」「是。」高成一個箭步躍過來：「老匹夫侯廷，敢到我清雲寨撒野，分明自尋死路！兩頭蛇高成要你的老命！」老俠把臉一沉：「無知鼠輩，你敢辱罵老夫？進招受死！」高成左手一晃面門，刀走迎風劈柳，「唻——」就到啦。

侯振遠多大的份兒！老俠身法展動，上左一滑步，劍「走青龍戲水」，手腕子一反，正是高成的脖子，「唻——」從脖子上就過去啦，右腳尖兒一點他的小腹，「唻——」高成的死屍出去一條兒，人頭「咕嚕嚕」滾出去老遠。無腸公子高寶一看兄長死啦，紅了眼睛，一顛紅纓槍，「唻！」槍走一條線，奔老俠後心就紮。老人家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左腳當軸兒，右步一滑，來了個大轉彎，劍走「青龍出水」，正是高寶的小腹，「撲哧」一聲，龍淵劍紮進有半尺。大船上一陣大亂。葉德成、葉德方每人一顛蠟桿槍，前後夾擊，葉德成在前邊分心就紮，葉德方在後面照老俠後心也是一槍紮來。

侯振遠聽風辨物，知道後面槍也到啦，上左步一蹭，閃開二人的槍尖兒，右手龍淵劍「海底撈月」，「噲」一聲，兩個人的槍頭兒都掉下來。老俠一個「長河斬蛟」正是葉德方的胸前，寶劍紮死葉德方，就勢拔劍，腳尖兒一點船板，騰空而起，順勢一落，寶劍正劈葉德成的頭頂，「啪嚓。」一聲，當時身死。

羅烈吩咐把屍體搬開，一抖鎖鐵虎尾三節棍嘎楞楞：「姓侯的倚老賣老，欺我太甚！」縱身過來。童海川來到侯老俠近前：「兄長，您先稍微歇息一下，待小弟會戰羅烈。」老俠寶劍還鞘：「有勞賢弟。」海川分雙鉞，高聲喝喊：「羅烈，認識俺童林嗎？」「啊！」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羅烈雙手攢在當中，雙搖風火輪，「嘩楞楞」，三節鞭的兩頭，奔海川左右太陽穴就打，童林往下一矮身，左手鉞揚起來，右手鉞的尖子「葉底藏花」，照羅烈右肋下就紮。不等羅烈還招，左手鉞又奔羅烈右腿鏟來。羅烈一看不好，想躲已經來不及。侯老俠怕海川年輕氣盛，使羅烈不死也廢。「海川，不要過為己甚吧！」海川知道哥哥怕自己多樹強敵，這樣他掐住招數，用左腳一勾羅烈的右腿腕兒，只見羅烈撒手扔棍，栽倒在船上。孔秀很機靈，趁勢過去，抹肩頭攏二臂，膝蓋頂腰眼兒，四馬倒攢蹄捆上啦。「唔呀，我說羅烈呀，你先在這昏裡躺一會兒吧。」彭伯言一分狼牙鑊，飛身過來，「泰山壓頂」，舉鑊就砸，海川滑左步，左手立鉞一支，右手鉞平著一擡，「噲」的一聲，把彭伯言的絹帕挑下來，就勢跟身進來，一腿在跨股上腳就到啦！「啪嚓」一下，彭伯言仰面朝天，摔了個四仰八叉。孔秀又給捆上，連軍刃也拿過來。

何豹氣的「哇呀呀」怪叫如雷，把五股烈燄托天叉一擺：「小兒童林欺我清雲寨太甚，看兵刃！」大叉奔胸前便戳。海川不慌不忙閃身一躲，右手鉞一立，用雞爪一鉤托天叉的翅子，把何豹的大叉拿住，左手鉞往前一推，「麒麟吐舌」，「唻」的一下就到了何豹的胸前，明晃晃兩個大鉞尖子跟牛犄角一樣，何豹一閉眼，心想完啦！海川一個「雞登步」，照胸口一腳，何豹應聲而倒，孔秀也給捆上。

這時孔秀跑過來：「師大爺，這些賊頭目，成天打家劫舍，今天又和我們為仇作對，依小姪來看，除惡人即是善念，把他們穿了就完了！」老俠連連擺手：「孔秀，不可如此，羅寨主乃鐵善寺門人弟子，綠林英雄，豈能傷害？馬上把咱們那隻小船喊過來。」孔秀一招手，小船過來，用鉤竿子勾住大船。老俠客親自把三個人解開，羅烈他們臊得面紅耳赤，低頭不語。老人家微笑道：「三位寨主，老夫成全你們，趕緊離開這裡，不然你們要打窩藏欽犯的官司，快上小船去吧。」羅烈也知道完啦，他想這個童林衣不驚人，貌不壓眾，我弟兄的本領不錯呀，可沒有一個在人家面前進兩招的，全是一招即敗！看來差得太遠。他想到這裡一抱拳：「謝謝老俠客不殺之情，容圖後報。」說完第一個跳下小船，彭衝、何豹也相繼跳下。剛要走，孔秀把他三個的兵刃給抱過來：「等一等，我也有幾句話教育你們。」羅烈一抱拳道：「有話請講當面。」「羅烈你為什麼這樣客氣？」羅烈臉一紅：「敗軍之將，不敢言勇。」其實十個孔秀也打不過他們三人中的一個呀！孔秀點點頭：「你們還有一些人情的，你們好好地聽著，方才我們老爺海量寬宏，貴手高抬，只當買鳥放生，釋放了你們，我老師看出你們都是硬漢子，輸手不輸口的，這吃飯的傢伙掉了沒關係，不能說一句服軟兒的話，叫什麼士可殺不可辱，才說出容圖後報的話來，為的是遮一遮羞臉兒，挺直了脖子充好漢，鼓著腮幫子裝胖子！其實你們心裡也是很感激他老人家的活命之恩的，如果你們沒有良心，日後還要來找麻煩，老俠客爺也決不懼你等鼠輩，要知侯、童兩位師父都是前輩，原不與你們鐵善寺為仇作對的，因為無仇無恨，真的有仇，豈能寬宥你等？放你們逃走就是明證，如果你們知恩不報，反欲成仇，終不過充當一個以怨報德的綠林敗類罷了。我老師怕你們將來再送死的時候沒有兵刃，現在給你們送來，免得著急嘛。」說到這裡，把兵刃都給扔到小船上，斥道：「混帳東西，你們死了老子都不會想你們的，簡直不像話，菠菜韭菜爛芹菜，殘頭蘿蔔縷子，都滾吧，免得我教師看著你們生氣！」

小船蕩悠悠地走遠了。

侯老俠也不好意思地笑出來，其實老人家心裡很高興。這個孩子說出了我不能往外說的話，從而教訓了羅烈，因為羅烈他們回鐵善寺一定要在方丈面前搬弄是非，好與我和海川記仇。孔秀這番教訓，給我和海川減輕了不少負擔，因為太湖要鏢就傳來要滅鐵善寺的山門嘛。這回清雲寨殺了幾個壞人，免得師父擔這滅山門的罪名，這三個人回到鐵善寺，方丈濟慈、濟源他們就有個想法，童林要來我山門，怎麼會把你們放回來呀？再說問起這件事是鎮東俠殺的，童海川並沒殺他們。這是老俠侯振遠把海川身上的擔子往自己身上攬，這是為朋友的苦心，孔秀早就看出來，可海川並沒有看出來。孔秀真是絕頂聰明，不然像孔秀這人，真本領一點沒有，又是黑道上的人，何能與上三門俠義為伍？孔秀對羅烈的這番話，正是希望他們改惡向善，所謂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」

老俠吩咐幾名兵丁催船進山，等進了竹城，往北看頓使老俠一驚，青雲寨大火沖天而起，黑煙滾滾。

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枝，原來內寨的馬氏夫人是金銀亂石島大寨主馬雲龍的妹妹，為人十分賢惠。自從韓寶他們一來，馬夫人勸羅烈幾次，叫他把二小送出山去，又為這個還教訓了自己的兒子羅聲遠。但無奈說的舌敝唇焦，這父子倆置若罔聞！今晚外面響鑼，馬氏夫人立即派人前去看個究竟，直到現在，很多男女下人驚慌失措，馬氏知道青雲寨保不住啦，眼淚直流，把下人都叫到上房，多年的體己全部拿出來，給大家一分，然後傳話把柴草木料往前後一堵，自己一把火，把後寨點著，也把自己燒死了。這時整個青雲寨亂成一團，韓寶拉住羅威四個人跑到後山，羅威急得跺腳捶胸。喬玄齡念佛道：「無量佛，三位賢弟，青雲寨即將不保，我們趕忙逃走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賢弟，我們有家難投，有國難奔，你說上哪吧？」羅威想了一想道：「三位兄長，事到如今，我們是風雨同舟了。只可奔湖南沅江金銀亂石島投奔我舅舅去，再圖報仇之策。」羅威暗中找來一隻小船，四個人逃走了。

羅烈他們逃走，侯敬山、陶大爺帶著店中一些伙計，僱上一隻大船，衝風破浪，也趕到清雲寨。大家合在一起，直奔寨門。就看裡邊兵丁小頭目四散奔逃，傻小子於恒打得這些人雞飛狗跳牆。海川喊住牛兒小子，馬上派人救火。等大家下了船，陶二爺、徐源、邵甫、司馬良、夏九齡才和大家見面，把昨晚之事，詳細說明，韓寶等已然逃去。眾人來到寨中，火已經滅啦，馬氏早已燒

死。不少的死屍，不僅船上有，地上也有，老俠看完道：「海川，你帶著龍批大票，隨著陶二爺到趙江都縣報案，派官員前來收拾，辦理善後。我們大家先回望潭莊，這裡只派幾個人看守。陶少華來時的伙計船隻，還有花錢僱的船隻，都帶回店中。」

大家洗臉休息。悶棍手劉三給於恒洗衣服，烤乾換上。中午，海川、陶少華才回來，江都縣抄封青雲寨，招百姓進山居住。

事情辦理停妥，恭請陶二爺一同回杭州，陶少華慨然應允。眾位老少英雄，不管是舊友還是新交，大家一起趕奔杭州。朝登紫陌，暮宿江塵，非一日來到鏢局，與南北俠王爺等大家相會，把清雲寨的事情說明。秋老俠勸慰一番，然後把這次簪花賀號的事情也跟大家說清了。「現在一切準備就緒，連海川在內一共二十四人，已經做得了二十四朵花，今天銀樓就給送到。只要花兒來了，咱們擇的是後天六月十五日，就去靈隱寺獻藝簪花。靈隱寺的方丈已經知道王爺進山拈香，佛堂庭院以及王爺休息的靜室，全都準備齊啦。王爺和眾位賢弟們看看還有什麼紕繆遺漏之處，趕快提出來，也好補辦。」

侯振遠聽完站起來，一躬到地道：「我先謝謝哥哥和眾位仁兄賢弟，替我操心受累。老哥哥想得太周到啦，王爺還有什麼吩咐嗎？」雍親王擺手道：「本爵是外行，不過到正日子前一天，我們都要沐浴虔誠才是。再有大家都穿整齊一些，所有兩號去的伙計，每人都給幾個喜錢，也算皆大歡喜。還要讓潘龍、黃燦多準備些銀兩，到時候大家還要佈施一些錢吧。」「對，我看就這樣吧。」說著酒飯擺好，大家陪王爺吃完飯，然後閒談。

這時潘龍進來，提著一個匣子，到北俠面前道：「師父，銀樓把守正戒淫花給送到啦。」秋老俠接過包袱：「王爺、海川大家看看吧。」這是個長四方的織錦匣，十分講究，打開之後，裡面有二十四個雞蛋圓的小銀盒，北俠拿出一個來，就好像懷錶的簧一樣，用手一按，崩簧一動蓋兒開了。北俠秋田道：「爺請看一看，」說著遞過去。海川也沒看見過。這裡邊放著一個銀製的蓮花，這花是十二個瓣一朵兒，好像兩朵擠在一起，成了鴨蛋圓，光彩鮮豔，花蕊做得十分精緻，還有兩根長蕊。秋老俠拿出來微然一動，這兩根細長蕊就動起來沒完，顫顫巍巍，非常好看。北俠把花蒂翻過來，原來是兩個根部，兩朵花連在一起，這根部把兒很短，當人們把纏頭絹帕纏好之後，就把這朵花插在鬢邊。長花鬢正好下垂到眼角邊。王爺很驚歎：「秋老俠，真是巧奪天工啊，做得太好啦！」老俠點頭道：「過去武林鬆棚會，值年會首都要專門請工匠師傅打造此物。」南俠司馬空、飛行俠苗澤、鐵扇仙張子美以及各鏢師，還有上三門的弟子，只要帶過花的對於這些事都明白，可王爺、海川這些人不懂啊，王爺當然要問個究竟：「老俠客，會首頭目人預備這個幹什麼？」「爺駕有所不知，凡是師父教的弟子，還有鏢局的鏢師，總之一句話，凡是屬於夜行人，三炷香兩支蠟，紅氈子鋪地，有師父有徒弟的正門正戶，都要獻藝領花賀號。」王爺點了點頭，可還不太明白，問：「老俠博學多識，本爵欽佩，可領這花有什麼用呢？」秋老俠說道：「爺駕不知道，門戶之中有五戒，然所表祖德，殘害身體為武林不齒的就是淫。因為學會躡蹤之術，夜入深宅大院，見紅樓幼女，深閨少婦長得好，所謂見美色起淫心妄動邪念，當他要越禮胡為的時候這花鬢有兩根長的，在剎那之間發顫，它一顫就掃自己的眼角。眼是心之苗，當時就能想到，人之姐妹，己之姐妹，就能守正去邪，也就是防止好人起壞心的一道欄杆。」「啊！」王爺恍然大悟：「老俠的話，本爵頓開茅塞，原來綠林中的規矩也是勸人學好哇？」王爺看著花發怔，又道：「老俠客，這花為什麼非要用兩朵蓮花鑄在一起？」

老俠一笑。「貝勒爺問的真詳細，您問的這些事，在場的老人物都知道。好吧，我就說出來稟明王爺。」海川親自倒上一碗茶來：「哥哥潤潤嗓子，說給我們聽聽。」北俠也不客氣，一飲而盡然後敘道：「爺管它叫蓮花，並沒錯，實際上叫並蒂蓮。相傳在戰國時候，宋國國王名叫偃，他是一個極端暴虐的昏君。有一天他坐著車，去封父之墟遊玩，走到一片桑林之外，發現一位彩桑女子俊美無比，思欲霸佔，就在不遠處修建一座高台，取名青靈台。宋王偃經常到青靈台上偷看美女彩桑，遣人去問，才知這女子本係舍人韓馮之妻息氏。宋王偃派使者曉諭韓馮，叫他把息氏獻給宋王，韓馮一聽心裡十分惱怒，可迫於王命，才與妻子息氏說明此事，問其願否？息氏作詩以對，詩曰：南山有鳥，北山張網，鳥自高飛，網當奈何？宋王偃聞聽勃然大怒，立刻派甲士把息氏抓到青靈台上。他告訴息氏：『予，宋王也，能富人，也能殺人。若相從當封為後，不從死之。』息氏聽了又以詩相對，詩曰：鳥有雌雄，不逐鳳凰，妾本婦人，不樂宋王。他這詩的意思是：不管是雌鳥雄鳥，也不能總追著鳳凰後邊飛，仰他人的鼻息，別看我是個婦人，並不喜歡你至貴至尊的國王。宋王派人把韓馮抓來殺了。曉諭息氏，你要不聽從我的命令，也一樣殺了你。息氏十分從容道：『好吧，等我沐浴完了，一定侍奉大王。』宋王傳旨：「准其沐浴。」息氏走進沐浴室，就從青靈台上跳下去自殺了。從息氏身上搜出一張紙條來，上面有字，請把韓馮和自己並葬，就感恩不盡了。宋王偃豈能答應？不但不給合葬，而且在一條青溪小河的兩岸，把他夫妻分隔埋掉。過了不久，從他二人的墳墓上生長出兩棵樹來，枝葉茂盛，隔著河水枝幹對長，直到扭在一起，越長越粗，不可分開。當地的百姓就給他起名兒叫相思樹。樹上有鳥比翼雙飛，溪內有鴛鴦戲水。在水中還生有很多的蓮葉，長出花來都是兩朵絞在一起，而且兩根相並，人們給它們起名叫並蒂蓮花。這蓮花比為君子，出淤泥而不染。我們武林的先輩用這花來比喻自己潔身自愛，不要誤入歧途，遺門戶之羞成終身之恨，才叫它守正戒淫花。」

王爺聽得津津有味。當北俠講這事的時候，侯振遠派黃燦把所有弟子都叫來聽一聽。現在講完了，大家無不贊成。海川是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哪。把守正花收起，黃燦、潘龍把所有的事情都安置停妥，到了六月十四的晚上，王爺齋戒一番。

次日清晨，外面備好了馬，恭請王爺上坐騎。老少群雄不下百多位，大家上馬，浩浩蕩蕩順著西湖的岸邊小路，人馬雜沓，走過岳王廟，直奔北高峰下。當初的擂台早已拆除，眾人來到靈隱寺這座馳名全國的古剎，真是宏偉壯觀，金碧輝煌。迎著宏闊高大的山門，有個大影壁，高有六丈，寬有十丈，三座朱紅的山門全開著。王爺眾人全都下馬，早有伙計把馬全部拉走，刷飲喂遛。正在這時候，廟裡披編打樂器，出來有百名僧眾。為首的是本廟老方丈法元長老，今年已經八十多歲，他身穿黃雲緞子的僧袍，五領四帶三不齊，古銅色的護領黃中衣，厚底黃僧鞋，白綾的高勒襪子。圓臉型，面色紅潤，兩道鬚眉，壽星老長，慧目放光，鼻直口闊，一部銀髯飄灑胸前。光頭頂，九塊香疤，三分溜兒，手持引磬，脖子掛著一百零八顆羅漢珠兒。後邊的監寺、齋堂、以及三代僧眾，尾隨於後。來到王爺的面前，老方丈跪倒叩首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，爺駕蒞臨敝寺，恕過小僧等未能及時相迎。請爺駕寬恕。」王爺伸手相攬：「高僧，此次本爵微服來到江南，也要避人們的耳目，還是不外傳的好。請問我們休息的地方有嗎？」「已經給爺準備好靜室，等爺淨手以後可到大雄寶殿拈香。」王爺點頭：「大和尚，我看這靈隱寺修在半山，風景很美，可這座廟並不算太大呀。」法元笑了：「爺的眼力真了不起。咱們西湖廟宇甚多，要說大廟就數靜慈寺。大宋朝有位得道的高僧濟公長老，由於長老濟世活人，靈隱寺也就因人而享名，可後來依然歸靜慈寺。到了北方提到濟公長老，名聲甚大，到了咱本地，提濟公長老就不成啦，必須提他的俗家名字——李修緣，人人皆知。」法元和尚說著，率僧眾恭請貝勒爺、眾施主進山門，順甬路往裡走。

左右鐘鼓二樓，更有參天古樹，枝葉參差。二道門裡左右兩個高台，上面塑的哼哈二將，足有一丈多高，十分逼真。王爺欣賞一陣，直奔三道山門，甬路兩旁都是三足鐵鼎。這三道山門叫穿堂殿，兩邊塑的是摩家四將，一個手持寶劍，代表的是風。第二個懷抱琵琶，代表的是調，第三個手持兩傘，代表的是雨。第四個手拿一條小蛇，其實是蜃，代表的是順。當中塑的是大肚彌陀佛，兩邊有副對聯，上聯是：大腹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，下聯是：見人便笑笑宇宙可笑之人。上邊橫批是：皆大歡喜。王爺他們轉到彌陀佛的身後，是一尊護法韋陀神，金盔金甲，手捧降魔寶杵，非常雄壯。再往裡才是大雄寶殿。院中收拾得乾乾淨淨，高大的硬架天棚，當中是月台。北大殿殿門緊閉，由北俠、南俠、鎮東俠、海川哥兒四個陪王爺來到跨院靜室，稍微休息一下，小沙彌端來淨面水，大家都嗽口洗手淨面。法元奉陪王爺到大雄寶殿，殿門已開，鐘磬齊鳴，香煙繚繞。當中供的是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三世佛，莊嚴肅穆。法元帶僧眾手持樂器，不外九音雲鑼、大鏡大鈸、大鑲小鑼及笙管笛鼓號物。王爺一稟虔誠，拈著一股香插在香爐內，然後跪在拜墊上低頭靜默。大家認為爺在請神保佑，六氣時調、八節寧謐、風調雨順、國泰民安、五穀豐登、河清海晏，其實王爺正在暗暗禱告自己的心事，他禱告的話是這麼說的：「過往神靈在上，我大清開國列祖列宗已歷四代，神靈默佑我大清天下太平，有鳳來儀，刀槍入庫，馬放南山。強無凌弱，眾無暴寡，萬民樂業，此皆神靈降福，佛祖賜恩所致也。創業難，守業更難。額瑪有子數十，能主神器者，寥如晨星。額瑪春秋已高，倘能上天見憐，胤禎有九五之份，自當不負皇恩。宿興夜寐，宵衣旰食，使國有

泰山之安，民享平靜之福，非弟子竊念神器，實為萬民著想。若能國運鞏固，帝族永延，自遜位於賢者。弟子一定皈依三寶，秉教沙門，永伴佛燈，焚香禮禮。」

王爺禱告已畢，這才頂足八拜。然後眾人挨次上香虔誠。王爺出了大殿，月台上分三面兒排好座位。北面一趙桌子，王爺在當中，北俠上首，南俠下首，鎮東俠海川以及眾群雄陪坐，一會兒，獻上清茶素點。黃燦、潘龍把戒淫花的匣子放在王爺面前，把花名冊放在秋佩雨的面前，所有獻藝之人，一個個擦拳磨掌，躍躍欲試。秋老俠請王爺說句話，王爺一擺手道：「老俠客，本爵只是觀光，還是您來主持。」北俠一抱拳：「眾位都聽到了，王爺叫老朽辦理此事，那麼就恭敬不如從命了。我想今天試藝簪花的人，可能以前有朋友給賀了號，那就不再賀號了。現在開始，我叫誰，誰上來，就在這月台上或兵刃或拳腳，練上一趟就行啦。」說著，打開花名冊，叫道：「阮和！」

燈前少影阮和趕緊過來，跪倒行禮：「師伯，弟子在此。」「賢姪師出名門，在江湖有些年啦，也有了美號，你練趙功夫吧。」阮和打起精神來，練了一趟螳螂拳。閃展騰挪，躡縱跳躍，乾淨利索。練完了站住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更色。秋老俠、王爺一鼓掌，大家也跟著鼓掌。秋佩雨一抬手，阮和過來跪下道：「請師伯為弟子簪花。」老英雄打開匣子，取出銀盒，拿出一朵花來，探身給阮和戴好，把銀盒也給了他。老俠囑咐道：「賢姪，你是你師父的大弟子，在師兄弟之中要起個表率作用，花兒雖小，千鈞之重，望你謹守門規，潔身自愛，行端履正，不辜負師門之德和今日的盛會。」大家鼓掌。叫第二名阮壁，也獻藝簪花。徐源、邵甫由於傷勢未好，由閻保、鮑信兩人代領。

往下除去張旺、孔秀、司馬良、夏九齡之外，全部簪花完結。老俠秋田叫過孔秀練了一趟掌之後，給他簪花完了，老人家語重心長地對孔秀說：「賢姪，你自幼入了綠林，拜在陶老英雄名下，像你老師昆仲的行為品性，在下五門中是鳳毛麟角的，你現在到底身為上三門的門下弟子，門規戒律均有不同。為伯本應多說，總希望你能脫胎換骨，謹守戒律，不要做出對不起師門之事。」

孔秀趴在前以頭碰地道：「師伯請放寬心。」再叫張旺練藝簪花，然後喊來司馬良：「你去練趙功夫，請大家看一看吧。」司馬良沒有動。「你怎麼不去練哪？」司馬良跪下磕頭道：「師大爺，方才師哥們當眾獻藝，不是打拳，就是練兵器，儘管都十分精湛，但千遍一律，也沒有意思，姪兒打算改個方式，不知大爺答應嗎？」「你打算怎麼個練法？」「姪兒練過暗器，雙手能打穿梭鏢。」「試暗器也未嘗不可，可哪裡去打靶呀？」司馬良用手一指：「大爺，您看，有靶子。」北俠和眾人往月台南邊看，「嘩」的一下，全笑啦。

原來是猛英雄於恒於寶元，晃悠悠，兩隻手伸往左右，每個掌心托著一個海棠，又圓又紅，頭上頂著一個大海棠。閉著眼睛，嘴裡嘟嘟囔囔：「快點呀小子，總不讓睜眼多難過呀，快點練呀。回頭好吃嫩肉哇！」秋老俠臉往下一沉：「良兒你好大膽，練藝好壞，前輩們都有原諒，為什麼算計你們的傻叔叔，真正可氣！」秋老俠一申斥，把司馬良嚇壞啦，本來他就膽小口齒又不行。這時夏九齡跪下了，把原委說出來，夏九齡看著大傢伙兒練藝，覺得沒意思，暗暗地跟司馬良商量：「哥哥，您看大家不是拳就是兵刃，真沒意思。」司馬良搖頭：「武術本來就是這樣，你趁早別獨出心裁。你瞧出來沒有？秋老伯父，比侯老伯父還厲害，我瞧著他就發怵！到時候練練就得啦。」司馬良知道九齡這個人歪心眼太多，當初學毒藥暗器就是個例子。九齡不以為然道：「良哥，咱們可以練暗器嘛！」「師大爺答應嗎？」「答應，練什麼不一樣。」「可沒有靶子呀？」「我有辦法。」九齡到了牛兒小子跟前，說話的聲音很低：「傻叔叔，您這兒來。」於恒傻，可明白這兩個孩子跟他近，他心裡也知道要疼他們，於恒便跟著九齡下了月台轉到大殿的門口去，於恒道：「小子，幹什麼？」夏九齡說：「叔叔，您給我們倆當個靶子吧。」「那可不是鬧著玩的，你怎麼打？」九齡一看供桌上放著鮮果，有一盤兒大海棠，悄悄過去拿了六個，道：「叔叔，給您。」傻小子這樂：「好小子，真孝順，給我吃的？」「您別吃呀，您先掖起三個來，到了時候我們讓師大爺一瞧您，您就頂上一個，兩手各托一個，我把它打下來，再掏三個也照樣放好，讓我二哥打，打完了就沒有事啦。」「白受累呀？」「完了事我和良哥請您吃肉。」一聽有肉吃，傻小子就舔舌頭，可他也知道危險，問：「小子，要打我眼上怎辦？」您不會閉著眼嗎？」「對，好主意。」九齡把他拉到天棚的角兒上叫他等著，現在傻小子於恒一聽司馬良說話，放好了海棠，閉著眼睛出來往這兒一站，九齡把事情一說，老俠哼一聲：「既然如此，快去獻藝，你們兩個一同簪花。」「是！」兩個人起來收拾好，下了月台，距離也就在二丈四五左右，司馬良掏出三支鏢來，嘴裡含著一支，兩手各一支，就看他往下矮身撤右步，左手一甩腕子，「唰——」同時右手在下邊一抖腕子，「唰——」第二支也摔出去，再看他往右一甩臉，右手摸鏢，「鷓子翻身」，臥看巧雲式，這一下最難，從下往上，真擦著於恒的頭皮就到了，快如閃電，人們只看三點寒星，「撲撲撲」全部落地打個正著。

王爺一看，第一個鼓掌，大家跟著也鼓掌，廟裡僧眾就好幾百人，聲音震動，司馬良也很高興，貓腰撿鏢，擦乾淨收起來，九齡立即從傻小子懷裡掏出海棠放好，傻小子還閉著眼睛問哪：「完了嗎？」「還沒打哪。」「倒是快著點兒啊。」「別說話啦。」夏九齡剛剛走到打鏢的地方，就看他一回身右手一指，「喀吧」，跟著一塌腰，右手打左邊，左手打右邊十字交叉，「喀吧喀吧。」再看於恒頭頂和手上的海棠應聲而中，好像用氣吹倒似的，大家又一陣鼓掌，於恒一睜眼睛，問：「嫩肉在哪兒？」大家全笑啦！

北俠衝海川一笑：「賢弟，你來看，這三山五嶽的英雄，四面八方的豪傑，盡皆匯聚於此，正是你一顯身手的大好良機。常言說得好，萬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這是你入江湖的第一站，讓我們開闊眼界，也好給你賀號哇。」

海川聞聽兄長的話，精神一振：「謝兄長的提拔，小弟當然獻丑，此處地勢狹窄，請兄長陪王爺以及眾家賓朋好友，到山門外邊指正吧。」老少群雄眾星捧月，來到山門外。

離大影壁足有十丈遠，幾百位在王爺的左右雁排翅分成兩溜站好，再看海川站立在門外，聚精會神，二目凝視前方，提頂弔襠，左腳在前右腳在後，掌不離肋，肘不離胸，龍驤虎坐。海川腳下往前邁步，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，八門八卦，雙掌揉動，變化莫測。海川腳下轉圈，招術展開，開始還能看出一招一式，等到身法加快，海川的雙腳就如同離開地面似的，真像一個大圓球，「咕嚕嚕」滾了個大圓圈兒，眼慢的分不出來呀！海川的勢子越走越矮，身法越走越急，他穿的藍布大褂又肥又大，他的前擺踢起來後擺就擦地，就帶起土來。開始不顯，土越來越大，到後來土氣飛揚，直沖霄漢，人們都用襖袖兒來擋著眼，王爺心裡這個氣：海川哪海川，叫你練藝賀號，誰叫你跑到靈隱寺掃街來！等塵土慢慢地落下來，大家也能看清楚啦，可再找海川，蹤影不見。王爺納悶兒：「海川哪，怎麼不見啦？」這麼多人，這麼多的眼睛，誰也沒有發現，還是秋老俠先看到，叫道：「爺駕請看，海川不是在影壁上嗎？」王爺仔細一看，道：「怎麼海川會爬上那麼高哇？」海川扒伏在這大影壁的正中，兩隻手掌緊貼在影壁牆上，雙腿微卷，腳心也扣在影壁面上，如同一個大蠍子似的，全憑一口內功真氣，吸在牆上。大家情不自禁喊起好來，喊聲震動山谷。王爺高聲叫道：「海川，快下來吧，太危險哪！」

海川卻慢慢地爬動，撲撲越爬越高，直奔東南角兒。這影壁有五、六丈高，在最上角疊起一個好像牛犄角的探頭八字。海川右手一抓小小的簷頭，身體借勁離牆，頭衝著下方，雙腳衝上，左手正搭在簷頭根部，來了一個順風扯旗，十分驚險。地面的掌聲如同爆豆，海川一想：見好就收吧。他雙手一倒，來到影壁的泥鰍背上，跟著往下一溜，又溜到影壁的牆面上，從東上角斜著往西下角兒，「唰——」，就跟走線一樣溜下來了。王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兒啦！離地不過五尺，海川飛身下來，腳踏實地，一點響聲都沒有。神槍張凱高聲喝喊：「好！」隨著大家都喊開了。大家的喊聲剛落下來，突然影壁上有人喊，嗓音兒透著尖：「不好！」這一下大家全怔住了。

海川抬頭往上看，這個人隨著聲音就下來了，「唰」的一下腳踏實地，正站在海川的旁邊，相隔不過三尺。海川一看，像個小孩兒，又一瞧，不對呀，是個老頭兒。看他身不滿四尺，瘦小枯乾，一身骨頭架子支著，一層鶻皮兒包著，真是麻樺的細胞膊，小細脖子，小圓臉兒，面黃肌瘦，豎著黃頭髮的沖天小辮子，兩道黃眉毛似有如無，一雙小黃眼珠溜兒亂轉，上唇有小黃鬍子

兒，地地道道的癆病鬼兒。

別看這人骨瘦如柴，兩膀一晃卻有千鈞之力！此人姓苗名叫吉慶，師父給起了個外號叫黃病童子，今年已經六十五歲了。他的老師，可是十二劍客裡的大人物，姓周名叫周濤，他有個師弟叫鹿民瞻，老哥倆不但武術絕倫，也是當代著名的畫家，周老英雄專畫雲龍，有三現五現九現的雲龍，人家給他起個美號就叫雲飛九現；鹿老英雄專畫鷹熊，所以又叫英雄濤鹿。周老劍客最喜歡喝西湖龍井，所以經常叫苗吉慶來杭州，好在紹興府周家集離杭州也不算遠，苗吉慶腳程又快，很不算什麼。這次苗吉慶來到杭州，一到天竺街，發現前邊好多人馬，耀武揚威。吉慶往旁邊一閃，跟旁邊一位老者打聽，原來是鏢局的英雄到靈隱寺獻藝賀號去。吉慶一想，我要開開眼界。他便跟下來，在影壁後邊往裡看。當海川練藝的時候，從吉慶的眼裡看，功夫確實不錯。吉慶也點頭自語：「難得呀！」等海川站住，大家一鼓掌，苗吉慶生氣了，那意思是他不錯就成啦，怎麼不要命的拍馬屁？叫齊了號的喊好！他一生氣才喊出來：「不好。」

從影壁上下來，吉慶又覺得後悔。人家一個年輕人功夫練到這個份很不錯了，我為什麼要在這裡瞎起鬨哪？他心裡猶豫不定。海川一抱拳，笑道：「老英雄，剛才喊不好的是您嗎？」「沒錯，就是我。」「請問，您看我哪一招不好哇？」「全不好。」眾群雄聽著，都認為不像話。王爺惱啦！這位王爺胸有大志，總是禮賢下士，躬己待人，上至公侯卿相，下至販夫士卒，他都能一般看待，今天對待苗吉慶就不同啦，又在這種場合，認為他是故意搗亂。王爺把一臉一沉：「海川，給我打他。」王爺說打！海川雙手一合，照定苗吉慶「胸前掛印」就打，「喇——」掌就到啦。海川並沒有看出苗吉慶這個把式有多大本領。相反，苗吉慶也根本看不起海川，但心裡想：動手你就得輸招，這個人當著這麼多人獻藝賀號，我與他遠日無冤近日無仇，我勝了他，他這號怎麼賀呀？正在他二心不定時，海川的招數到了，當苗吉慶上右步一斜身，海川不是跟苗吉慶對臉兒，而是看他的右耳朵成了一條線。

海川用的一招叫胯打，人的手腳除外，肩、肘、胯、膝都能發招。海川用左胯一撞苗吉慶的右胯，等他意識到的時候，已被撞出好幾步去。苗吉慶一害臊，鑽進樹林跑了。

王爺心中大悅：「打得好。」其實秋佩兩他們幾位成名的人物，看出來這是童林走運。於是招呼大家回到天棚下坐好。王爺請大家吃茶道：「眾位都是武林前輩，快快給海川送個綽號吧。」秋佩兩老俠站起來道：「王爺示下，大家給我師弟起個號。」大家心裡也明白，起得不好，王爺這關就過不去呀。紹興府鎮南鏢局鏢主，神鏢手黃仙舟站起來道：「爺駕、眾位老前輩，愚下想起一個來，看童師傅在山門外轉圈，功夫實在好，就叫陸地神仙吧。」

北俠鎮東俠一聽，這個氣呀，你起這個外號，王爺能答應嗎？秋老俠不好意思說什麼，問：「振遠、司馬大弟，你們哥幾個看著行嗎？王爺以為如何？」

侯老俠也看王爺：「還是請爺駕提提吧？」雍親王爺把頭搖了又搖，「眾位老俠客，我想一個人怎麼能叫神仙哪？不太妥當吧。」秋老俠點頭道：「這樣吧，振遠，你先把他的寫上，等大家說完了，咱們來個擇其善者而從之，現在大家說吧。」侯老俠提筆記上，神槍張凱站起來道：「我說一個，剛才見童老師練功，一眨眼不見啦，可稱神行無影。」侯振遠記上，這位提一個小旋風，那位提一個叫天下無敵，有提賽霸王的，還有的提今世典章的，眨眼之間提出了四十多個，王爺腦袋搖的都發暈啦！「本爵想說兩句門外話，也沒別的意思，大家提的，本爵覺著不大痛快，這麼辦，秋老俠提一個，我們聽聽吧。」大家也隨聲附和：「對，秋老俠說一個。」老英雄一抱拳：「眾位提得很多，好吧，我說一個大家再商量，今天海川在靈隱寺獻藝，確實令人欽佩，在座的，親眼目睹的都都很服氣，可今日參加盛會的來自南七北六十三省各地，這裡還包含著四面八方，老夫雖然無能，可朋友抬愛稱為北俠，振遠為東俠，司馬大弟為南俠，只是號為西俠的於老前輩不在這裡。可他的弟子李源李賢弟在這裡，也能代表於老前輩，將來李賢弟可去一趟山西，我想於老前輩也一定願意提攜後進，成人之美，既然海川的武藝，技驚四座，他可稱威鎮八方。海川的臉面發紫，那麼就叫他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，不知爺駕和眾位以為然否？」侯振遠站起來道：「好，海川的綽號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。先謝謝哥哥。」侯振遠一躬到地。王爺連連點頭：「太好啦，海川快過來給老哥哥行禮。」海川趕緊過來，趴地下磕頭道：「老哥哥，小弟先謝謝。」北俠伸手扶起：「不必謝，等愚兄與你簪花。」海川搖頭道：「您先等一等，哥哥，您再給想一個別的什麼號吧，這個號小弟實實擔不起呀。您想，小弟才三十歲的人，功夫尚不成熟，如有綠林朋友找小弟的麻煩，怎麼得了哇？」秋老俠一笑：「賢弟，愚兄是過來人，人怕有名兒豬怕壯。當然這種事情也難免，不能怕。只要行端履正，交友以誠，肝膽照人，雖說這個號是大了點兒，綠林朋友也會捧你的。」普照過來也說：「師兄給你起的號是過了些，望你好自為之，潔身自愛，勉勵而行就可以了。怎能辜負老師兄的一片好心意呢？」鎮東俠、南俠、苗澤、張鼎、李源也都過來啦：「兄弟簪花吧，將來的道路還長哪。」北俠把花給帶好，很多同道都過來給童林道喜。

大家歸座。侯老俠帶海川先給王爺斟酒，再給北俠南俠等挨次斟酒。大家開懷暢飲，把飯吃完，便坐著喝茶。法元長老畢恭畢敬手捧緣簿，來到王爺面前：「彌陀佛，爺駕功德無量，請結善緣吧。」有僧人捧墨執筆在旁邊立著。王爺打開緣簿，拿過筆來，刷刷刷寫上了，北京愛新覺羅胤禛，佈施銀一千兩。黃燦、潘龍叫伙計記數，接著往下有五百的、二百的、幾十兩的、幾兩的一一不等。最後黃燦、潘龍也寫了佈施，並且請法元派僧人到鏢局取銀子。大家陪王爺起身，僧眾鳴法器恭送。

大家回到鏢局，皆大歡喜一番後，很多人紛紛告辭離去。不到幾天都走淨了，最後北俠也要走，爺兒幾個一再挽留。北俠說：「你們要去雲南八卦山找國寶，到時候給哥哥我去信，我一定前去。還有王爺是金枝玉葉，豈能總在外邊？家累千金，坐不垂堂，還是勸王爺回京為妥。」北俠師徒告辭了。

當天晚上侯老俠和王爺商量說：「爺先回京，隨時派人給爺送信，再說過久在外面也不太好。您回京之後草民同海川明天就去雲南啦。」王爺聽完一笑：「老俠客，這次本爵為了訪民情，本意到外邊走一走，再說海川的事情，尚無眉目，本爵也不放心。如果我自回北京，也有不妥，您不必多費心，本爵自有主見。」王爺立刻寫了兩封信叫潘龍派人去北京，一封信送到自己府上叫大總管何吉按時續假；一封信送往老肅王府，請老王爺在聖上面前求恩寬限。侯老俠無法，囑咐黃燦遇事多跟潘龍哥哥商量，並讓二爺侯敬山帶於恒以及小弟兄暫在杭州住下。侯、童二俠陪著貝勒爺，只帶司馬良、夏九齡一行五人南下。次日登程，饑餐渴飲，曉行夜住，直奔雲南要拿二小，請國寶。